韓詩外傳/卷第5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子夏問曰：「《關雎》何以為《國風》始也？」孔子曰：「《關雎》至矣乎！夫《關雎》之人，仰則天，俯則地，幽幽冥冥，德之所藏，紛紛沸沸，道之所行，如神龍變化，斐斐文章。大哉《關雎》之道也，萬物之所繫，群生之所懸命也，河洛出《書》《圖》，麟鳳翔乎郊。不由《關雎》之道，則《關雎》之事將奚由至矣哉？夫六經之策，皆歸論汲汲，蓋取之乎《關雎》。《關雎》之事大矣哉！馮馮翊翊，自東自西，自南自北，無思不服。子其勉強之，思服之。天地之間，生民之屬，王道之原，不外此矣。」子夏喟然嘆曰：「大哉《關雎》，乃天地之基也。」《詩》曰：「鍾鼓樂之。」

孔子抱聖人之心，彷徨乎道德之域，逍遙乎無形之鄉，倚天理，觀人情，明終始，知得失。故興仁義，厭勢利，以持養之。于時周室微，王道絕，諸侯力政，強劫弱，眾暴寡，百姓靡安，莫之紀綱，禮儀廢壞，人倫不理。於是孔子自東自西，自南自北，匍匐救之。

王者之政，賢能不待次而舉，不肖不待須臾而廢，元惡不待教而誅，中庸不待政而化。分未定也，則有昭穆。雖公卿大夫之子孫也，行絕禮儀，則歸之庶人。遂傾覆之民，牧而試之。雖庶民之子孫也，積學而正身行，能禮儀，則歸之士大夫。敬而待之，安則畜，不安則棄。反側之民，上收〔而養之〕，〔材〕而事之，官而衣食之，王覆無遺。材行反時者，死之無赦，謂之天誅。是王者之政也。《詩》曰：「人而無儀，不死何為？」

君者，民之源也。源清則流清，源濁則流濁。故有社稷者，不能愛其民，而求民親己愛己，不可得也。民不親不愛，而求〔其〕為己用，為己死，不可得也。民弗為用，弗為死，而求兵之勁，城之固，不可得也。兵不勁，城不固，而欲不危削滅亡，不可得也。夫危削滅亡之情，皆積於此，而求安樂是聞，不亦難乎？是枉生者也。悲夫！枉生者不須時而滅亡矣。故人主欲強固安樂，莫若反己。欲附下一民，則莫若及之政。欲脩政美俗，則莫若求其人。彼其人者，生今之世，而志乎古之世。以天下之王公莫之好也，而是子獨好之。以民莫之為也，而是子獨為之也。抑為之者窮，而是子猶為之，而無是須

臾怠焉。差焉獨明夫先王〔之〕所以遇之者，所以失之者，知國之安危臧否，若別白黑，則是其人也。人主欲強固安樂，則莫若與其人為之，巨用之，則天下為一，諸侯為臣。小用之，則威行鄰國。莫之能御。若殷之用伊尹，周之遇太公，可謂巨用之矣。齊之用管仲，楚之用孫叔敖，可為小用之矣。巨用之者如彼，小用之者如此也。故曰：粹而王，駁而霸，無一而亡。《詩》曰：「四國無政，不用其良。」不用其良臣而不亡者，未之有也。

造父，天下之善御者矣，無車馬則無所見其能。羿，天下之善射者矣，無弓矢則無所見其巧。彼大儒者，調一天下者也，無百里之地則無所見其功。夫車固馬選而不能以致千里者，則非造父也。弓調矢直而不能射遠中微者，則非羿也。用百里之地而不能調一天下制四夷者，則非大儒也。彼大儒者，雖隱居窮巷陋室，無置錐之地，而王公不能與〔之〕爭名矣。用百里之地，則千里國不能與之爭勝矣。箠笞暴國，一齊天下，莫之能傾，是大儒之勳。其言有類，其行有禮，其舉事無悔，其持檢應變曲當，與時遷徙，與世俯仰，千舉萬變，其道一也，是大儒之稽也。故有俗人者，有俗儒者，有雅儒者，有大儒者。耳不聞學，行無正義，迷迷然以富利為隆，是俗人也。逢衣博帶，略法先王而足亂世，術謬學雜，〔舉不知法後王而一制度〕，〔不知隆禮義而殺《詩》、《書》〕，〔其〕（　）衣冠言行為已同於世俗，而不知其惡也。言談議說已無異於老墨，而不知分。是俗儒者也。法先王，一制度，言行有大法，而明不能濟法教之所不及，聞見之所未至，知之為知之，不知為不知，內不自誣，外不誣人，以是尊賢敬法，而不敢怠傲焉。是雅儒者也。法先王，依禮義，以淺持博，以一行萬。苟有仁義之類，雖鳥獸若別黑白。奇物變怪，所未嘗聞見，卒然起一方，則舉統類以應之，無所疑，援法而度之，奄然如合符節。是大儒者也。故人主用俗人，則萬乘之國亡。用俗儒，則萬乘之國存。用雅儒，則千里之國安。用大儒，則百里之地久，而三年，天下〔為一〕，諸侯為臣。用萬乘之國，則舉錯定於一朝之間，《詩》曰：「周雖舊邦，其命維新。」文王亦可謂大儒已矣。

楚成王讀書於殿上，而倫扁在下，作而問曰：「不審主君所讀何書也？」成王曰：「先聖之書。」倫扁曰：「此真先聖王之糟粕耳。非美者也。」成王曰：「子何以言之？」倫扁曰：「以臣輪言之。夫以規為圓，矩為方，此其可付乎子孫者也。若夫合三木而為一，應乎心，動乎體，其不可得而傳者也。則凡所傳真糟粕耳。」故唐虞之法可得而攷也。其喻人心不可及矣。《詩》曰：「上天之載，無聲無臭。」其孰能及之？

孔子學鼓琴於師襄子而不進，師襄子曰：「夫子可以進矣。」孔子曰：「丘已得其曲矣，未得其數也。」有間，曰：「夫子可以進矣。」曰：「丘已得其數矣，未得其意也。」

有間，復曰：「夫子可以進矣。」曰：「丘已得其人矣，未得其類也。」有間，曰：「邈然遠望，洋洋乎，翼翼乎，必作此樂也。默然思，戚然而悵，以王天下，以朝諸侯者，其惟文王乎。」師襄子避席再拜曰：「善！師以為文王之操也。」故孔子持文王之聲，知文王之為人。師襄子曰：「敢問何以知其文王之操也？」孔子曰：「然。夫仁者好偉，和者好粉，智者好彈，有慇懃之意者好麗。丘是以知文王之操也。」《傳》曰：聞其末而達其本者，聖也。

紂之為主，勞民力，冤酷之令，加於百姓，憯悽之惡，施於大臣。群下不信，百姓疾怨，故天下叛而願為文王臣，紂自取之也。夫貴為天子，富有天下，及周師至而令不行乎左右，悲夫！當是之時，索為匹夫，不可得也。《詩》曰：「天位殷適，使不俠四方。」

夫五色雖明，有時而渝。豐交之木，有時而落。物有成衰，不得自若。故三王之道，周則復始，窮則反本，非務變而已，將以止惡扶微，紕繆淪非，調和陰陽，順萬物之宜也。《詩》曰：「勉勉我王，綱紀四方。」

禮者則天地之體，因人之情而為之節文者也。〔師者所以正禮也〕。無禮，何以正身？無師，安知禮之是也？禮然而然，是情安於禮也。師云而云，是知若師也。情安禮，知若師，則是君子之道。言中倫，行中理，天下順矣。《詩》曰：「不識不知，順帝之則。」

上不知順孝，則民不知反本。君不知敬長，則民不知貴親。禘祭不敬，山川失時，則民無畏矣。不教而誅，則民不識勸也。故君子脩身及孝，則民不倍矣。敬孝達乎下，則民知慈愛矣。好惡喻乎百姓，則下應其上如影響矣。是則兼制天下，定海內，臣萬姓之要法也，明王聖主之所不能須臾而舍也。《詩》曰：「成王之孚，下土之式。永言孝思，孝思惟則。」

成王之時，有三（苗）〔苗〕貫桑而生，同為一秀，大幾滿車，長幾充箱，成王問周公曰：「此何物也？」周公曰：「三（苗）〔苗〕同一秀，意者天下殆同一也。」比幾三年，累有越嘗氏重九譯而至，獻白雉於周公：「道路悠遠，山川幽深。恐使人之未達也，故重譯而來。」周公曰：「吾何以見賜也？」譯曰：「吾受命國之黃髮曰：『久矣天之不迅風疾雨也，海不波溢也，三年於茲矣。意者中國殆有聖人〔乎〕？盍往朝之。』於是來也。」周公乃敬求其所以來。《詩》曰：「於萬斯年，不遐有佐。」

登高臨深，遠見之樂，臺榭不若丘山所見高也。平原廣望，博觀之樂，沼池不如川澤所見博也。勞心苦思，從欲極好，靡財傷情，毀名損壽。悲夫傷哉！窮君之反於是道而愁百姓。《詩》曰：「上帝板板，下民卒癉。」

儒者，儒也。儒之為言無也，不易之術也。千舉萬變，其道不窮，六經是也。若夫君臣之義，父子之親，夫婦之別，朋友之序，此儒者之所謹守，日切磋而不舍也。雖居窮巷陋室之下，而內不足以充虛，外不足以蓋形，無置錐之地，明察足以持天下，大舉在人上，則王公之材也，小用使在位，則社稷之臣也，雖巖居穴處而王侯不能與爭名，何也？仁義之化存爾。如使王者聽其言，信其行，則唐虞之法可得而觀，頌聲可得而聽。《詩》曰：「先民有言，詢于芻蕘。」取謀之博也。

《傳》曰：天子居廣廈之下，帷帳之內，旃茵之上，被躍舄，視不出閫，莽然而知天下者，以其賢左右也。故獨視不若與眾視之明也，獨聽不若與眾聽之聰也。獨慮不若與眾慮之工也。故明王使賢臣輻湊並進，所以通中正而致隱居之士。《詩》曰：「先民有言，詢于芻蕘。」此之謂也。

天設其高，而日月成明。地設其厚，而山陵成名。上設其道，而百事得序。自周衰壞以來，王道廢而不起，禮義絕而不繼。秦之時，非禮義，棄《詩》《書》，略古昔，大滅聖道，專為苟妄，以貪利為俗，以較獵為化，而天下大亂。於是兵作而火起，暴露居外，而民以侵漁遏奪相攘為服習，離聖王光烈之日久遠，未嘗見仁義之道，被禮樂之風。是以囂頑無禮，而肅敬日益，凌遲以威武相攝，妄為佞人，不避禍患，此其所以難治也。人有六情，目欲視好色，耳欲聽宮商，鼻欲嗅芬香，口欲嗜甘旨，其身體四肢欲安而不作，衣欲被文繡而輕暖。此六者，民之六情也。失之則亂，從之則穆。故聖王之教其民也，必因其情而節之以禮，必從其欲而制之以義。義簡而備，禮易而法，去情不遠，故民之從命也速。孔子知道之易行，曰：「《詩》云：『牖民孔易。』非虛辭也。」

繭之性為絲，弗得女工燔以沸湯，抽其統理，不成為絲。卵之性為雛，不得良雞覆伏孚育，積日累久，則不成為雛。夫人性善，非得明王聖主扶攜，內之以道，則不成為君子。《詩》曰：「天生蒸民，其命匪諶，靡不有初，鮮克有終。」言惟明王聖主然後使之然也。

智如泉源，行可以為表儀者，人師也。智可以砥〔礪〕，行可以為輔弼者，人友也。據法守職，而不敢為非者，人吏也。當前（決）〔快〕意，一呼再喏者，人隸也。故上主

以師為佐，中主以友為佐，下主以吏為佐，危亡之主以隸為佐。語曰：「淵廣者其魚大，主明者其臣慧。」相觀而志合，必由其中。故同明相見，同音相聞，同志相從，非賢者莫能用賢。故輔弼左右，所任使者，有存亡之機，得失之要也。可無慎乎？《詩》曰：「不明爾德，時無背無側，爾德不明，以無陪無卿。」

昔者，禹以夏王，桀以夏亡。湯以殷王，紂以殷亡。故無常安之國，宜治之民，得賢則昌，不肖則亡。自古及今，未有不然者也。夫明鏡者所以照形也，往古者所以知今也。夫知惡往古之所以危亡，而不襲蹈其所以安存者，則無以異乎卻行而求逮於前人。鄙語曰：「不知為吏，視已成事。」或曰：「前車覆而後車不誡，是以後車覆也。」故夏之所以亡者而殷為之，殷之所以亡者而周為之。故殷可以鑒於夏，而周可以鑒於殷。《詩》曰：「殷鑒不遠，在夏后之世。」

《傳》曰：驕溢之君寡忠，口惠之人鮮信。故盈把之木無合拱之枝，榮澤之水無吞舟之魚。根淺則枝葉短，本絕則枝葉枯。《詩》曰：「枝葉未有害，本實先撥。」禍福自己出也。

水淵深廣，則龍魚生之。山林茂盛，則禽獸歸之。禮義脩明，則君子懷之。故禮及身而行脩，禮及國而政明。能以禮扶身，則貴名自揚，天下順焉，令行禁止，而王者之事畢矣。《詩》曰：「有覺德行，四國順之。」夫此之謂矣。

孔子曰：夫談說之術，齊莊以立之，端誠以處之，堅強以（待）〔持〕之，辟稱以喻之，分以明之，歡忻芬芳以送之，寶之珍之，貴之神之，如是則說恒無不行矣。夫是之謂能貴其所貴。若夫無類之說，不形之行，不贊之辭，君子慎之。《詩》曰：「無易由言，無曰苟矣。」

夫百姓內不乏食，外不患寒，則可教御以禮義矣。《詩》曰：「蒸畀祖妣，以洽百禮。」百禮洽則百意遂，百意遂則陰陽調，陰陽調則寒暑均，寒暑均則三光清，三光清則風雨時，風雨時則群生寧。如是而天道得矣。是以不出戶而知天下，不窺牖而見天道。《詩》曰：「惟此聖人，瞻言百里。」「於鑠王師，遵養時晦。」言相養之至于晦也。

天有四時，春夏秋冬，風雨霜露，無非教也。清明在躬，氣志如神，嗜欲將至，有開必先，天降時雨，山川出雲。《詩》曰：「崧高維嶽，駿極于天維嶽降神，生甫及申。維申及甫，維周之翰。四國于蕃，四方于宣。」此文武之德也。

三代之王也，必先其令名。《詩》曰：「明明天子，令聞不已。矢其文德，洽此四國。」此大王之德也。

藍有青，而絲假之青於藍。地有黃，而絲假之黃於地。藍青地黃，猶可假也。仁義之事，不可假乎哉？東海之魚名曰鰈，比目而行，不相得不能達。北方有獸名曰婁，更食而更視，不相得不能飽。南方有鳥名曰鶼，比翼而飛，不相得不能舉。西方有獸名曰蹙，前足鼠，後足兔，得甘草必銜以遺蛩蛩距虛，其性非能蛩蛩距虛，將為假之故也。夫鳥獸魚猶相假，而況萬乘之主？而獨不知假此天下英雄俊士與之為伍，則豈不病哉。故曰：以明扶明，則昇于天。以明扶闇，則歸其人。兩瞽相扶，不傷墻木，不陷井穽，則其幸也。《詩》曰：「惟彼不順，往以虺垢。」闇行也。

福生於無為，而患生於多欲。知足，然後富從之。德宜君人，然後貴從之。故貴爵而賤德者，雖為天子，不尊矣。貪物而不知止者，雖有天下，不富矣。夫土地之生不益，山澤之出有盡，懷不富之心而求不益之物，挾百倍之欲而求有盡之財，是桀紂之所以失其位也。《詩》曰：「大風有隧，貪人敗類。」

哀公問於子夏曰：「必學然後可以安國保民乎？」子夏曰：「不學而能安國保民者，未之有也。」哀公曰：「然則五帝有師乎？」子夏曰：「臣聞黃帝學乎大墳，顓頊學乎祿圖，帝嚳學乎赤松子，堯學乎務成子附，舜學乎尹壽，禹學乎西王國，湯學乎貸乎相，文王學乎錫疇子斯，武王學乎太公，周公學乎虢叔，仲尼學乎老聃。此十一聖人，未遭此師，則功業不能著乎天下，名號不能傳乎後世者也。」《詩》曰：「不愆不忘，率由舊章。」

德也者，包天地之大，配日月之明，立乎四時之周，臨乎陰陽之交。寒暑不能動也，四時不能化也。歙乎太陰而不濕，散乎太陽而不枯。鮮潔清明而備，嚴威毅疾而神。至精而妙乎天地之間者，德也。微聖人其孰能與於此矣！《詩》曰：「德輶如毛，民鮮克舉之。」

如歲之旱，草不潰茂。然天勃然興雲，沛然下雨，則萬物無不興起之者。民非無仁義根於心者也，王政怵迫而不得見。憂鬱而不得出，聖王在彼躍爲。視不出閤，而天下隨，倡而天下和。何如在此有以應哉？《詩》曰：「如彼歲旱，草不潰茂。」

道者何也？曰：君之所道也。君者何也？曰：群也，為天下萬物而除其害者，謂之君。王者何也？曰：往也。天下往之謂之王。曰：善養生者，故人尊之。善辯治人者，故人安之。善設顯人者，故人親之。善粉飾人者，故人樂之。四統者具，天下往之。四統無一，而天下去之。往之謂之王，去之謂之亡。故曰道存則國存，道亡則國亡。夫省工商，眾農人，謹盜賊，除姦邪，是所以生養之也。天子三公，諸侯一相，大夫擅官，士保職，莫不治理，是所以辯治之也。決德而定次，量能而授官，賢以為三公，賢以為諸侯，次則為大夫，是所以粉飾之也。故自天子至於庶人，莫不稱其能，得其意，安樂其事，是所同也。若夫重色而成文，累味而備珍，則聖人所以分賢愚，明貴賤。故道得則澤流群生，而福歸王公，澤流群生則下安而和，福歸王公則上尊而榮。百姓皆懷安和之心，而樂戴其上，夫是之謂下治而上通。下治而上通，頌聲之所以興也。《詩》曰：「降福簡簡，威儀反反。既醉既飽，福祿來反。」

聖人養一性而御夫氣，持一命而節滋味，奄治天下，不遺其小，存其精神，以補其中，謂之士。《詩》曰：「不競不絿，不剛不柔。」言得中也。

朝廷之士為祿，故入而不出。山林之士為名，故往而不返。入而亦能出，往而亦能返，通移有常，聖也。《詩》曰：「不競不絿，不剛不柔。」言得中也。

孔子侍坐於季孫，季孫之宰通曰：「君使人假馬，其與之乎？」孔子曰：「吾聞君取於臣謂之取，不曰假。」季孫悟，告宰通，曰：「今以往，君有取謂之取，無曰假。」孔子（曰）正假馬之言，而君臣之義定矣。《論語》曰：「必也正名乎。」《詩》曰：「君子無易由言。」

上一篇　回目录　下一篇

此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